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诗 歌 (下)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1050247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诗 歌

〈二〉

卷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0247



搁浅的船歌（组诗）

叶文福

生活曾欺骗过我

生活曾欺骗过我
是因为我曾欺骗过生活
它用欺骗惩戒了我的欺骗

我是罪有应得
为了对爱人说，我是强者
这大江只不过是条小菜花蛇
于是我跳下去了
我并不会水
更不知道水底激烈的漩涡
——怎么能不沉没

死亡胁迫着我
除非拱手交出性格
除非继续行骗
我拒绝了，用执拗而阴沉的缄默
爱人呵，这一次我是真实的
我用死亡的代价，坚决地
挽救了自己，所以这回
是自己沉没……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于北京

我的路在路上

我的路在路上
我不晓得它走向何方

不晓得它拐弯抹角于哪一方山地
何处跌进峡谷，何时跃上松岗
不晓得它徘徊反侧于哪一条水边
嚼一节青柳，苦九曲柔肠
不晓得，不晓得它艰难跋涉于哪
一片荒漠
单调的驼铃将无涯的空阔划成四
二的节拍
不晓得，不晓得它蜿蜒诡谲于哪
一座密林
数不尽的牵挂化作青藤野蔓横生竖长
我的路在路上

春风，秋雨，雪阵，严霜
起点在我脚下，终点在四野八荒
在出我是山神，与飞禽走兽为友
一路松涛送我一路雄浑的合唱
在海我是船长，诗笺作帆，双脚为桨
我的心是罗盘，是太阳的未婚妻
我的脉搏跳动着太阳的频道
太阳爱我，我追逐太阳
我的路在路上



看我的足印罢，足印是我的日记
灌满了我的欢乐与忧伤
看我的足印罢，足印是我的路标
告示斯人今宵何处，明日何方
双脚不倦地写一个人字
我爱这方土地，把这方土地盖满
人的印章
双脚不倦地写一个人字
我爱这方土地，把这方土地写满
喷香绚丽的诗行
——不，不要进屋找我
我的路在路上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十月情思（组诗）

张学梦

是的，我知道

是的，我知道——
我来自远古哪一阵石化的雷声，
哪一些闪电的碎屑，
哪一个挂露珠的黎明，
甚至在恐龙绝灭以前
三叶虫耀武扬威地四海称雄……

并且是在雨后，大地欢快翕动的时刻，
你用泥土的经血和谷物的液汁营造了我，
就像你孵化出一只小小的瓢虫，
就像你点燃了一棵渲染夏日的银杏
就像你在河边投资兴建了一座汲
水的泵房
就像你轧制了一块金属铜……

从此，爱呀，就成为终生的宿命，
我用扁铲，日夜雕凿那雷声，
用它的齑粉，
熔铸成美妙的语言，
苦苦求索，力图以崭新的旋律与力度



把你反复吟咏赞颂。

我用那些闪电的碎屑
制作成许许多多极富具象的东西，
譬如横贯荒原沼泽的钢轨，
抑或一只玲珑剔透的瓷瓶
或者，通过我的喉舌，幻化成思
想的钻石
去镶嵌所有热爱着眼睛与心灵。

啊酿造，投射于我的所有日光与星光，
啊酿造，拂过我面颊的所有微风与疾风，
天天川流如是，我向那些酣睡的作物
第一个摇动新工作日开始的银铃，
我用那个远古的硕大的露珠
装饰所有我经历的日愈神秘的黎明。

是的，我知道——
我还被你遣返复归，
还原为原初的物质，
并从而接近永恒。当然
我将久久留连，匍匐徘徊，
最可能隐身于一簇野花摇曳风中。

那时，你依然会感觉到我的忠贞：
我惆怅遗憾，也许我辱没了你赋
予的使命。
直至我分解为自由的元素
沉陷进幽深邈远的地层，

在深处，当我变成一块缄默的沉积岩，
祖国呀，我就以那最后的方式把你
你永铭。

假若我是一棵苹果树

假若我是一棵苹果树
我知道我的责任：歌唱每一次日出
对给了我站脚之地的故乡与国度
我必须奉献：奉献多于摄入

我的叶子是绿的，和旁的植株不会两样
若是阵风刮来，会发出同样的喧响
若是太阳弱了，十一月份已降
我的叶子也会枯黄掉光

会提供庇护，当利爪把小鸟追逐
会以广博的柔情，滋润残酷的旅途
如同我前边的树，如同我后边的树
所有善意的格言，我都背得滚瓜烂熟

已逝的栽种者呀，这可是你全部的愿望
你可知道它的纤维里怎样的意识在流淌
香气四溢、树汁苦涩，而那些刚
刚破壳的
风暴，恰恰被枝头的安谧保藏

假若我是一棵苹果树
它是这样一棵苹果树
一个炽热的念头，一个临产的动机



使它无限欣悦和痛楚

噢，公共的太阳，借贷的泥土

我感激所有维系存在的禁锢

但自由却是如此真实如此辽阔

我的干、我的冠、我的花朵和我的孤独

不辜负这样的季节，这样的纪元

面对产房里困窘的黎明，我选定

缄默无言，经由迷惘的酝酿

我会叫庄严的果实，个个丰满

那时刻，当满树的果实矜持地闪烁

我无意使宽厚的人们追悔惊愕

我要告诉，包括那重新长出翅膀的蛇

挂在枝头的，全是“善恶果”

啊假若我是一棵苹果树，我要召

唤和诱惑

把上帝的戒命再一次破除

我希望再一次：那觉醒了的女人和男人

再一次、从蒙蔽的伊甸园被逐出

关于孤独

我知道

孤独是一种划时代的感受，

而且

而且会像珊瑚岛上的鸟粪层

越积越厚，

我勘查过自己那几个汪洋中的小岛

但我不愿开采那些资源

向诗歌编辑们兜售。

新生代中

我有几个出类拔萃的朋友，

他们挖苦我的诗：

“报缝里的气象预报，

水族馆里的泥鳅，

通篇客观精神的鼓噪

缺少生命原生状态的泄露，

在当代

打捞不出潜意识里的尼斯湖之谜

就休想

成气候……”

诚然，

这是友谊的杯盏。

饮人一杯酒

也回敬一杯酒：

确有这样的时刻，

当月牙儿爬上女儿墙的堞口，

我一下子滑进自我的渊薮

孤独和它的刺

逼得我逃离这地球，

像一粒宇宙尘埃

我在没有时间的空间漂泊，

苦苦寻觅

歌斐木方舟。

那是灰蓝色的坠落，

那是终极的询问……



但一听到太阳喔喔的啼声

我就急速回归

再一次被拯救，

我把冥冥中的一切留给子夜，然后

兴致勃勃地冲出住宅楼。

啊，孤独——

不仅仅属于

雪峰或雕像

对一个鲜为人知的灵魂

也确切意味着

悲凉的觉醒与成熟。

可那决不是意义！

对于诗歌与人生

犹如女人脖子上的金项链

既是炫耀

又是赘疣。

啊正因为孤独

我更倾心实际的生活

我更愿意奔向没闲空孤独

和无暇玩味孤独的人们：

砌砖

焊接

实验

思考

运筹……

把铁钉钉入桦木板

把矿石装入给料斗。

说实话

做为诗人

我并不十分认真
我希望朋友们写出传世之作
而对自己的平庸从不犯愁。
在被孤独腌浸的时刻，
我拒绝黑暗的引诱。
那时，我歌唱——
也许就在我有可能成气候的时候
我的诗歌却变成了
一阵阵转瞬即逝的
凿岩机的怒吼。



灯 光

李发模

远远的一点灯光，在远处
 忽暗忽亮
 灯下有什么在等我，远远的
 传来唤我的声响

象谁在身后猛击一掌
 冷不防给我个惊惶
 回头再听不见那呼唤
 也不见了忽明忽暗的灯光

久久地总是遥对远处出神
 四野只有黑夜茫茫



人生在世 (组诗)

叶延滨

一颗龋齿

一颗龋齿生气的时候

你会知道

小角色在你的生活中

也那么有声有色

(不管你刚刚晋级

龋齿会让你

忘掉那张纸带来的喜悦

不管你马上受嘉奖

龋齿会让你

脸上挂不住微笑

挂住的是真实的眼泪)

那怕你存款折上有百万巨资

您才明白

那些数字与疼痛的距离

多么遥远

(忍受和遗忘都是艺术

是生命初级算术习题



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三两人
像龋齿一样让你心烦
拔不掉又忘不了
这些人破坏你的胃口
自己却食欲很好)

“拔不掉就忘掉它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我对您的忠告
无论你是总理还是明星

(不是每颗龋齿都能拔掉
不是每种疼痛都难忍受
在生活中有许多无奈
最好的办法是坦然忽略
忽略不掉就尽情轻松
轻松的骂一声之后
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白发爬上来

在最显著的制高点
发生了一次悄无声息的政变
一绺头发
经常被手抚摸的头发
经常代表潇洒和风度的
一支仪仗队
在一夜间易帜

黑变成了白



在融雪的夏季
一簇人生的雪
堆在我的头顶
是那些藏在心里的霜夜
那些刻在骨头上的苍凉
爬上人生之巅

易帜。人生一次政变
青春不再主宰生命
成熟从此夺取头脑
在黑色仪仗队的旗上
写的是：不要怕
而这队士兵白色队旗上
写的是：无须悔

啊，对了，白了好
有首诗说过
“白了少年头”
白发青丝一齐面对霓虹灯
让光怪陆离的橱窗叹口气
——哎，怎么不秃了？
我专销返回青春的“生发灵”……

给都市写的病历

流进这座城市的水
清澈而晶莹
在都市的各种管道转了一圈
之后的之后，水
还能叫做水么



污浊并散发腐臭

运进这座城市的纸
整洁并雪白
在都市印上谎言和真理变成书报
之后的之后，纸
在每天深夜 12 点响过
便准备向废品站前进

谁能告诉我都市得什么病？
对了，电视机每天都在解答
都市的问题
从爱情到股情
那么这是不是答案呢
都市最寻常的方式——
在电视屏幕上常见的
是两种身分的人
一种是：市长及其……
另一种：罪犯以及……
而在上述两种之间的
是市民，市民们
爱看电视